

走進「文學家庭」， 認識更多臺灣作家

「臺灣的『文學家庭』特展」二三事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

對觀眾而言，這個展覽所提供的最大收穫或許是，看過之後，你會知道原來某作家跟某作家是夫妻、是兄弟姊妹、是父子父女……，簡而言之，是「一家人」。有關文學、文學家、文學家庭，還有許多未完與待續的故事，等您前來細細聆聽與閱讀。

”

在今年二月舉辦的第24屆臺北國際書展中，臺文館推出了「在同一個屋簷下寫作——臺灣的『文學家庭』們」特展；短短六天的展期結束後，經過月餘的盤點和重整，將展覽更名為「在同一個屋簷下寫作——臺灣的『文學家庭』」，以一字之差的「舊瓶裝新酒」型態，移師臺南，於國立臺灣文學館的B展廳再次現身。

由於空間環境、面積大小等條件的改變，展場的意象設計、動線規劃自然呈現與臺北書展時截然不同的風貌；不過，在展覽內容的發想和題旨方面，則與之前的構思並無二致，同樣是透過四組不同的親屬關係，讓觀眾看到臺灣文壇中繽紛多元的文學類型和作家風格。若說兩檔展覽之間有什麼顯著的差別，或許是在既有基礎上繼續挖掘爬梳的結果，讓我們翻找出更多出身於同一個屋簷下的文學創作者，使得展覽無論是在形式上或實質上均更為完整得多。

他／她們原來是「一家人」

對觀眾而言，這個展覽所提供的最大收穫或許是，看過之後，你會知道原來某作家跟某作家是夫妻、是兄弟姊妹、是父子父女……，簡而言之，是「一家人」。

例如，以雜文、史著聞名的柏楊與寫詩、譯詩的張香華；從「藍星詩社」走來，踩著現代詩的浪花踏入文壇的羅門與蓉子；以小說和散文起家，而後深耕於文人畫家傳記書寫與兒童藝術教育的王家誠和趙雲；來自金門、前《幼獅文藝》主編吳鈞堯和出身臺南的詩人顏艾琳……，他／她們都是熱愛寫作，對文學懷抱高度熱忱的「文壇夫妻」，也正因著這樣的共同點而結為連理。而專擅文學研究評論的施淑、將社會現實與歷史情境寫進小說的施叔青與善於運用犀利筆觸挑戰禁忌的李昂，雖然以看似無甚關聯的名號行走文學江湖，寫作風格也殊為有別，卻是不折不扣的「鹿港施家三姊妹」。還有可以用「克紹箕裘」來形容的鍾理和與鍾鐵民、鍾肇政與鍾延豪、黃春明與黃國峻、劉墉與劉軒……；以

及由楊遠和葉陶、何凡與林海音、朱西甯和劉慕沙、吳晟與莊芳華、李瑞騰和楊錦郁、向陽與方梓所領軍的文學家族隊伍，在在都是我們不能忽略的臺灣文壇風景。

但除此之外，由於世代、文類、主題的差異，某些已然淡出文壇、或是不那麼為人所熟知的文學家庭，透過此次特殊的展示主題出現在展場，有機會（重新）受到矚目，豐富觀眾對臺灣文學和作家的認識，應該可以說是另外一層意義。

並肩同行走文學之路

作家心岱自1970年代起便致力於本土人文與自然生態的報導文學創作，近年不但以最愛的「貓」為主角，書寫貓咪的生老病死和由此帶來的生命啟發，也開始探尋故鄉鹿港的家鄉美食滋味。然而，不知讀者是否知悉，引領心岱走上文學之路的，正是她起初以「盧老師」稱呼、後來成為其夫婿的作家盧克彰。軍旅出身的盧克彰，早年曾居住於東部原住民部落，因此除了戰爭題材，也有不少描寫原住民生活的短篇小說和拓墾雜記，可惜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作品。值得順帶一提的是，除了心岱之外，盧克彰也可以說是「臺灣最早的原住民漢語作家」陳英雄的文學啟蒙老師，陳英雄於1971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域外夢痕》（2003年改名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臺北：商務），在序言與後記中即多次提到盧克彰如何指點一二、並在需要的時候「適時的扶我一把」。

席慕容的《無怨的青春》、《七里香》、《時光九篇》是許多五、六年級生青春歲月裡的必讀文本，其唯美浪漫的情思、典雅清麗的意象，在網路、媒體、圖像還不那麼流行發達的年代，最能契合少男少女們「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心理，貼切地映照其所嚮往的「小清新」情懷，作家的詩名與詩集的銷售也因此一直保持長紅。而伴隨讀者的逐步老去，席慕容的詩也漸漸走遠，從臺北、臺灣、一路飛奔到蒙古高原的故鄉，寫下先祖英雄哲別、博爾朮與成吉思汗的故事。但是，如此自由、感性的詩人選擇了一位講求理性、邏輯、客觀的物理學博士為生命伴侶——劉海北，兩人在比利時留學



席慕容、劉海北，《同心集》，九歌，1989。



劉海北，《人間光譜》，九歌，2004。



徐如林、楊南郡，《合歡越嶺道》，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016。



朱宥勳，《暗影》，寶瓶文化，2015。

時相識，劉的專長是光電科學，卻能運用清晰、明快的筆調，寫出充滿意趣的科普文章。兩人在1989年曾合著《同心集》，2004年同時發表冠之以「人間」的新作，席慕容的《人間煙火》傾訴時間、記憶和生活，劉海北《人間光譜》的主題包括家中寵物、趣味小科普，以及最特別的，「家有名妻」的心情，兩書合讀，可以完整地觀照科學家與藝術家共同譜寫的人間圖像。

誠然，「文學夫妻」沒有固定的典型，學理工的劉海北也許不懂詩歌，卻永遠是席慕容的第一位讀者。相對於此，倒也有不少文學伴侶，是以夫唱婦隨或婦唱夫隨的步伐，比肩同行。長期進行南島諸語族文化、古道、遺址踏察的楊南郡，自從在石碇筆架山與同為山林愛好者的徐如林結識後，多年來兩人始終一起登山、採訪、書寫，完成多部臺灣自然歷史遺跡的考察紀錄。其所合寫的第一本報導文學書名《與子偕行》，正可說是數十年來，他／她們攜手走遍臺灣高山峻嶺的最佳寫照。另外一個例子是陳玉峰與陳月霞夫妻，因為對自然教育和生態環境有著共同的急切與憂心，故而除了著書為文，他／她們總是積極地藉由演講、舉辦生態營、參與社會運動等方式，宣揚土地倫理、環境保護的理念。

共享一種文化養分

夫妻是不具血緣關係的家人，彼此的文學素養和品味，在相遇之前，乃是根據各自的生命經驗和成長背景所造就，這和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一起長大的兄弟姐妹，或是以薰陶習染的方式傳承接替文



朱宥任，《地下全壘打王》，聯經出版，2016。

學棒子的親子檔，有著某種本質上的差異。我們當然很難證成一種叫做「文學DNA」的東西確實存在，不過，如果改換成「文化資本」的概念，應該就不難理解。

比方說里慕伊·阿紀和馬紹·阿紀姊弟，在訪談中，馬紹就提到，從小動如脫兔的他，其實一直很難理解二姐里慕伊怎麼能把家中那些只有文字沒有圖片的書全數看完？直到某次因緣際會，他「偶然」地翻開那些書、「一不小心」地進入書頁的世界，對文學的理想就從此被點燃。具有泰雅身分的他／她們，雖然都把書寫「我族」的使命感扛在肩上，但很明顯的，性別和所學專業的差異讓他／她們鎖定不同的創作課題——里慕伊早期將其所從事的幼兒教育融入作品，其後則聚焦於泰雅女性的生命故事；從事新聞工作的馬紹則擅長挖掘原住民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以深具問題意識的新聞觸角探索原住民的傳統價值觀和身分認同困境。又例如年輕世代的創作者朱宥勳和朱宥任兄弟，成長於父母自由開明的教育方式，培養出共同的興趣和嗜好——棒球、電玩和寫作；有趣的是，兄弟兩人都將棒球和寫作疊合，相繼在兩三年內出版了頗受矚目的棒球小說：朱宥勳的《暗影》，朱宥任的《好球帶》、《地下全壘打王》。

文學香火的傳承與交接

有個寫作的哥哥、姊姊，對排行其後的弟妹多半會產生鼓舞、拉拔的作用，但如果是作家父親、母親，是否會滿心期待自己的孩子走上與自己同樣的道路？這也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前輩作家鍾理和一生貧困潦倒，晚年對生活絕望、對文學備感無力，便曾諄諄告誡家人：「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可是這番告誡沒有奏效，長子鍾鐵民不僅以寫作為職志，甚且深受父親影響，專門書寫以客家農村為背景、以農民的生活和情感為主題的作品。陳明台的詩集《孤獨的位置》，由同為詩人的父親陳千武寫序，文中便提到，作者的母親對於作者要成為詩人這件事有著隱隱然的不安，然而或許因為血脈中也流淌著「詩」的細胞與基因，陳千武



陳明台，《孤獨的位置》，笠詩刊社，2011。



曾湘綾，《黑鑽石》，二魚文化，2014。

對於兒子寫詩一事，充滿了潛心的期許。而同樣的期許也可見於曾永義為女兒曾湘綾的小說集《黑鑽石》所寫的序，曾永義以學者之筆、慈父之心、作家之眼，洋洋灑灑綜述、點評女兒的作品，看似嚴厲，實則疼惜，溢於言表。

本名王震緒的在日臺灣作家東山彰良，在2015年獲得直木賞的小說《流》當中，一再引用、提及父親王孝廉的詩作，當可視為另一種形式的文學接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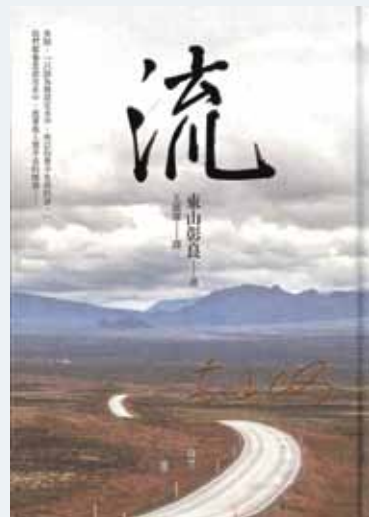
王孝廉早年以「王璇」為筆名，寫散文也寫小說，詩作〈魚問〉在報紙副刊發表後，立即傳頌一時；其後東渡日本，專心鑽研中國神話。翻開《流》，開篇即為〈魚問〉名句：

魚說：「只因為我活在水中，所以你看不見我的淚。」

這個句子不只出現在書前，同時也被安置在小說正文，非常巧妙地用於詮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某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感知；此外，王璇的另一部作品《彼岸》，也是書中人物閱讀的對象。有趣的是，東山彰良坦言他對父親的文學世界所知不多，更不曾全數閱讀，引用〈魚問〉只因曾聽母親說這首詩在當年「很紅」，因而據此向父親的文學成就致意。

還有許多未完與待續的故事……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能列舉而無法一一點名每個文學家庭，許多未完與待續，例如：有「臺南一哥」之稱的臺南城市作家、文史工作者王浩一，與早年寫詩、後來結合心理分析與人文關懷的散文家王浩威是兄弟？以照顧街貓聞名、在淡水餵完街貓返家途中車禍去世的「愛媽」忽忽，與將「反共」事物寫得十分精采的前輩作家南郭是父女？著名的「林家次女」林太乙，是幽默大師林語堂的女兒，但您可知道，今年初甫去世的資深作家畢璞，也是這「林氏家族」中的一份子？……更多文學、文學家、文學家庭的故事，等您前來細細聆聽與閱讀。☒



東山彰良，《流》，圓神，2016。



王璇，《彼岸》，洪範，1985（三版）。